

——湖州市作家协会 编——

浙江省五年文学作品选

| 湖州卷 |

2013—2017



浙江省五年文学作品选（2013—2017）

湖州卷

湖州市作家协会 编

● 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浙江省五年文学作品选. 2013—2017. 湖州卷 / 湖州市作家协会编.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8. 9
ISBN 978-7-213-08776-9

I. ①浙… II. ①湖…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作品综合集-湖州 IV. ①I218.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08656 号

浙江省五年文学作品选(2013—2017)·湖州卷

湖州市作家协会 编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邮编 310006)

市场部电话: (0571)85061682 85176516

责任编辑 张炳剑 吴 江

责任校对 戴文英 王欢燕

封面设计 观止堂_未氓

电脑制版 杭州大漠照排印刷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3

字 数 313 千字

插 页 2

版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3-08776-9

定 价 5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市场部联系调换。

浙江省五年文学作品选（2013—2017）

编委会

主 任

麦 家 臧 军

副主任

王旭烽 黄先钢 袁 敏 嵇亦工

吴琪捷 袁亚平 褚佩荣 竹雄伟

汤红英 曹启文 晋杜娟

湖州卷编委会

主 编

杨静龙

副主编

沈文泉

编 辑

马红云 俞玉梁 黄其恕 金开龙

前 言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学最能反映一个时代、一个地区的变迁。浙江的发展、民众的心声，都能在文学中得到最形象、最生动、最活泼的体现。文学也是一座桥梁，因为它的存在，再遥远的距离也是咫尺，再曲折的道路也是通途，再陌生的人群也是朋友。

在当代中国文学版图中，浙江始终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近五年来，浙江文学有了全方位的发展。首先，资深作家仍旧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同时，一批青年作家，如“70后”和“80后”作家群体迅速崛起，已经成长为全国同类作家中的佼佼者。浙江文坛形成了一支年龄结构合理、地域分布均衡的创作队伍。其次，新兴文学类型逐渐形成规模和特色，文学作品与影视改编之间形成良性互动，有效扩大了浙江文学与浙江作家的影响力。最后，在网络文学的创作、发展、引导和培育上，浙江异军突起，特色鲜明，积累了大量有效经验。浙江逐渐成为中国网络文学的重镇，涌现出一大批网络文学名家和网络文学优秀作品。

2013年7月2日，浙江省作家协会第八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主席团，浙江文学工作翻开了新的一页。为总结省八届作代会以来的浙江文学成就，省作协牵头汇编近五年来浙江作家的优秀文学作品丛书。本丛书按地市划分，共12卷。每卷又分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儿童文学等门类，总计400多万字规模。本丛书从作品征集、评审和遴选到编辑出版，历经近一年时间，是省作协和各地方作协通力合作、辛勤工作的结晶。

2013—2017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五年。在这五年中,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为中国文艺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和道路。这五年来,浙江文学随着中国文学一起茁壮成长,已充分彰显出鲜明的“浙味”风格并取得骄人的成绩。这五年来,文学“浙军”队伍不断壮大,已成为当代中国文坛的一支重要生力军。浙江文学的良性发展,离不开全国文学健康发展的大气候,同样,浙江文学的发展也在为中国文学的繁荣昌盛添砖加瓦。

这五年来,浙江文学所取得的成就在本丛书中得到了一次集中的反映、展现和检阅,但也只是初步的。还有很多优秀的作品,因篇幅所限无法收入。本丛书只是一个了解浙江近五年来文学发展的窗口。

回望过去的五年,全省作家们努力前行,自觉把艺术追求融入时代潮流,创作了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但离创作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还有一段距离。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没有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是摆在每一个文艺工作者面前的光荣使命和任务。“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文学既关乎个人的内心,也是集体的事业,更是民族的事业。伟大的时代呼唤伟大的作品,希望全省作家们为着这个目标继续奋斗,创作更多、更好的精彩华章。

浙江省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 臧 军

2018年7月2日于杭州

目 录

Ⅰ 小说篇 001

消逝的村庄(节选) / 其 恕 003

玉簪花开 / 管 艳 018

钱 宅 / 曹秋华 025

船 仙 / 李 民 037

穿旗袍的女人(节选) / 凌 晨 046

酷暑天中午时分 / 谢根林 064

杜鹃与刀 / 杨静龙 074

樱花烂漫 / 陈 芳 096

我要去北京 / 李 全 115

Ⅱ 散文篇 119

酒 道 / 田家村 121

苕溪悠悠书米芾 / 张前方 128

星辰是一团旧火 / 舒 航 132

- 裁缝陈师傅 / 钱爱康 141
- 渔在江南 / 徐惠林 145
- 南浔古镇:中西合璧的印记 / 陆士虎 161
- 看得见的风,看不见的水 / 徐建新 165
- 故乡的,自己的 / 姚敏儿 169
- 谎言背后的真爱 / 金 沙 175
- 回 家 / 凌建华 177
- 芭蕉弄窗影 / 游文畅 179
- 水写的故事 / 林国强 182
- 吴兴悲剧才女沈宛 / 邵庆春 186
- 天上的西藏 / 王行云 191
- 花墩庙的春天 / 臧勇强 195
- 驾到,春节老人 / 顾文艳 201
- 顾渚山上觅陆羽 / 周孟贤 204
- 又见紫云英 / 汪 群 211
- 从古镇老街破门而出 / 马红云 214
- 毛师傅 / 朱 敏 217
- 茶到淡处味尤在 / 王麟慧 220
- 民国沪上吴昌硕 / 蔡圣昌 223
- 吴兴才女沈珍珠 / 沈文泉 228

Ⅲ

诗歌篇

333

- 扁 舟(外二首) / 沈 健 335

- 风 铃(节选)——致ZYH / 周 麟 338
- 白月光 / 朱 炜 241
- 红叶李(外一首) / 俞玉梁 243
- 雪青马的诗 / 雪青马 246
- 蟋 蟀(外二首) / 李苏卿 249
- 大唐贡茶院——给梦焮(外一首) / 胡加平 252
- 秧 凳(外一首) / 石 人 255
- 頔塘在一卷湖丝上铺开(外一首) / 戴国华 258
- 悼念张枣 / 小 雅 261
- 镜 像(外二首) / 陈美霞 264
- 隔 世(外二首) / 李 浔 267
- 江南雨(组诗) / 江南潜夫 269
- 游子吟(组诗) / 沈秋伟 272
- 仙山湖,有一种方式让我澄明(外一首) / 王伟卫 275
- 我更向往一块石头的沉默不语(组诗) / 吴 艺 278
- 六行的江南(组诗) / 沈 健 280
- 看雪一种(组诗) / 屠国平 282

④ 报告文学篇 285

- 刑警本色 / 郑天枝 287

⑤ 影视文学篇 307

我亲爱的小淘气(节选) / 茅立帅 309

天下良田(节选) / 高 锋 324

后 记 360

I
▲
小
说
篇
▼

消逝的村庄(节选)

◎ 其 恕

第一章

到了五龙山脚下,如果不翻过山脊往里走,你就不会知道,在长长的山枣树簇拥的山路尽头,在一片榆树、刺槐和梧桐树掩映之下,还会有一个叫羊湾村的小村庄。如果从空中看,羊湾村的形貌会更清晰一些,五龙山的五座峰峦犹如五条腾跃而起的巨龙,从南面尾部起势,往北逐渐抬高汇聚于号称“五龙宫”的隆起山峰上,羊湾村即坐落在其中的两条山峦之间,好似是一个在摇篮中安睡的婴儿。这个小村庄的格局实在有点特别,三面环山,只在朝南的一面依着五龙山的山脉走向次第敞开,原先由三个相距不远的自然村落组成,后来村落衰落凋敝,居民逐渐收拢聚集在五龙山的“掌心”之处,只以一条逶迤在山枣林中的羊肠小道努力地向外延伸,如同一只枯瘦的手,要竭力去抓住外面世界的繁华与躁动,又仿佛是一声幽长的叹息,在寂静的山谷里盘绕回旋,经久不息。

快到年底了,平日里很冷清的羊湾村像是受了什么感染似的,坡上坡下寥寥落落的数十户人家一直静默着的房屋,似乎也被吹进一种异乎寻常的活气,从那敞开了的窗户,袅袅飘起的炊烟,不时响起的几声狗吠,都渐渐氤氲出几分要过年的气氛来。一条通向村里曲曲弯弯的铺着碎石子的山路上,赶集人的身影也多了起来。毕竟,要过年了。

金贵半蹲在自家屋门口,一口接一口地吸着纸烟,目光长久地停留在村口那个空旷的水塘上。水塘里的水位已经下落许多,露出了参差不齐的垒在一起的石块,还有一些被浸泡得黧黑的树枝,横七竖八地交叉在裸露的塘泥之上。金贵的眉头一直蹙着,烟雾一会儿淹没了他的脸,一会儿又让他那张黝黑的脸浮现出来,仿佛川剧中的变脸。他黝黑的额头堆积着层层皱纹,粗短的黑胡渣凌乱地占领了嘴唇上下的区域,这是他好几天没去打理它们的结果。再过几天就是年三十了,在外面的三弟和四妹都答应回羊湾村在他家过年,可他现在没有一点准备年货的心情。

“就为了一棵歪脖子树,他娘的!”金贵狠狠地往地上吐了口唾沫,仿佛要将这几天积蓄起来的一肚子怨气全给吐出来。

金贵做梦也没想到,田头一棵不值钱的歪脖子树竟然引发了一场惨烈的肉搏战,老婆李花花头上连皮带肉生生地被李木栓的媳妇孙亚芹给扯掉了一块,下手真够狠的。他老婆的头上现在还缠着一圈白色绷带,浸出来的隐隐血色还那么触目惊心,好像是一个刚从战场上撤退下来的女兵。李花花已经不年轻了,今年都40出头了,但看起来还要老相一些,脸皮粗糙,眼角的鱼尾纹早积攒了一堆,头发也枯黄了,好像秋天的荒草,风一吹,就能从头顶上扬起来似的。金贵一点也没嫌弃她的人老珠黄。李花花当初跟他私奔的时候,那也的确是在四里八乡人见人夸的一朵花,身材高挑、皮白肉嫩不说,单是那两支黑油油的长辫子在屁股蛋后面一甩一甩的,就给人无限的遐想。当年村上的后生们都嫉妒得不行,他金贵何德何能,竟然娶上了这么一个如花似玉的老婆,敢不顾家人的阻拦和他一道私奔。后来风波平息之后,花花又义无反顾地和他一起回到了羊湾村,这个曾被人讥讽为鳖不下蛋的小山村,

安心地和他过着好像怎么也看不到头的苦日子。

欺负他可以,但欺负花花绝对不行!金贵扔掉烟头,霍地站起来,眉毛似乎在冒着火焰。这次一贯要强的花花明显吃亏了,孙亚芹那么嚣张,无所顾忌,这背后还不是村主任杨本发在给她撑腰?

“狗日的杨本发,别欺人太甚了,狗急了还要跳墙,这羊湾村又不是你家的菜园子,你想怎样就怎样!”金贵狠狠地磨着牙,一想到杨本发平时在村里专横跋扈的样子,他心里就有一股恶气往外冒,咕嘟嘟的,仿佛能煮沸一大锅水。

一山难容二虎,他一贯性情温和,很少露出什么锋芒,根本算不上什么老虎,但村主任杨本发生生地把他磨炼成了一只老虎,然后让全村人来看他们这两只虎怎么个斗法。

“老子从来没稀罕过你那个破村主任位子,你怎么就不肯放过我?”金贵心里升腾的怒气继续嘟嘟地冒热气,“看现在的村子还剩几个人了?还都是老弱病残的,白给老子当村主任我还不乐意呢。”

杨本发在羊湾村已经当了足足20年的村主任,油水也捞足了,在镇上也盖了三层小楼,按理说,届期再满就该让位了,村里人都说金贵接任村主任比较合适。这可戳痛了他的神经,他上蹿下跳,处处打压金贵,还放出狠话来,金贵敢接村主任的位子,他就打断金贵的两条腿,叫他爬着回家。

孙亚芹就是杨本发放出的一条疯狗,她果然不辱使命,成功地将李花花的头皮撕掉了一块。杀鸡给猴看,目标是冲着金贵来的。

“这羊湾村真的不是人待的地方了,我早晚也得走!”金贵又往地上吐了一口黏稠的唾沫,以前他看到别人在镇上盖房从不羡慕,现在他改变了主意,他心里很清楚,这个村子迟早得完,迟走不如早走,还要走得体体面面。

提到走,又谈何容易。这不是去镇上赶集,说去就去了,这要老大一沓票子呢,可他现在手头上什么也没有。金贵重新在门槛边半蹲下来,从口袋里摸出一支粗烟,点着,深吸一口,吐出,又把自己淹没在烟雾里。

从出生到中年,金贵的人生一直与羊湾村息息相关,如果剔除羊湾村的

内容,他的人生将会是一片空白。但金贵越来越怀念童年时的那个羊湾村,满村子都是大人孩子,烟火味儿很足,一到过年的时候,全村就像被一团欢乐的气流包裹着,大家伙儿都在这股气流中成了快乐的鱼儿,到处游走,到处嬉笑,不知不觉就将除夕和大年初一这两个长长的整天给耗尽了。从年初二开始,羊湾村的人会走出去,毛脚女婿们会去山外的丈母娘家,孩子们要去给山外的舅舅拜年,刚定了亲的小伙子就更不用说了,得起个大早,去给未来的丈母娘拜个早年,留个好印象。这时候,羊湾村的快乐云团就与山外的各个云团进行交汇,那时候金贵喜欢看来来往往的人,看他们手上拎着的礼物,大包小包的,花花绿绿的,不管是什么的礼物那都叫一个喜庆。也喜欢看他们开着小四轮,骑着摩托车,拖着孩子,带着笑容,去奔向一个又一个温暖的亲戚家,那儿肯定在张罗着一桌好酒好菜,还有许多憋在心里要互相唠叨个半天的贴心话。

现在这一切好像一下子淡下来好多,人与人之间也仿佛在一夜之间陌生了好多。金贵搞不清这些年村里村外到底发生了什么,别的不说,这孙亚芹将他老婆的头皮毫不留情地扯掉了一块,让他的心一下子像是掉进了一个冰窖里。

孙亚芹是李木栓的媳妇。李木栓和他们家是啥关系?那可不是一般的关系,李木栓是和他一块光屁股长大的小伙伴,他们俩的媳妇也曾经好得跟一个人似的。这么多年来,虽然村子里风云变幻,吵吵争争,但他们两家一直处得不错。虽然李木栓一家在村里霸道也是出了名的,但就是没和他家有什么过节,两家人逢年过节走动比别人家多得多,从来没有为什么事红过脸,甚至结儿女亲家的事也模模糊糊地说起过,怎么可能突然为一棵不值钱的歪脖子树和他们家大打出手呢?这究竟是怎么了呢?难道就是因为他们家在镇上买了地皮,马上人一阔脸就变,跟以前不一样了?这背后到底有什么利害关系?金贵真的想弄个明白。

金贵扔掉烧着手指的烟头,拍拍身上的烟灰站了起来。他的眼神显示他已经拿定了主意。他要去找孙亚芹算账,要去找村主任杨本发理论,这棵树

虽然以前是孙亚芹他们家种下的，但长在他们家地头已有十几年了，花花不让孙亚芹砍了卖也是有道理的。这个事没有完，对，远远没有完。这涉及尊严问题，金贵头脑里冒出了这个对他来说相对陌生的词，这个词是老三铜贵大前年过年回来说的，他说人活得要有尊严，老三说的很多话金贵都没记住，很奇怪就记住了这句。

孙亚芹这一扯，明摆没把花花当个人看，这还叫活得有尊严吗？他金贵过得什么时候比他们差了？要不是因为他和花花养了三个孩子，尤其是四年前生下宝贝儿子玉宝之后，家庭开支全部吃紧，他们家现在也早在镇上买房子了。现在村里人像得了一种攀比的瘟疫，大伙儿好像在一夜之间都觉得住在羊湾村是一件很羞耻很没面子的事，一齐铆足了劲要到镇上买地皮盖房子，为此即使花掉一辈子血汗钱，甚至债台高筑也在所不惜。村上有一大半的人已经迁出去了，相比较那些儿时一起长大的伙伴，靠上学当官的，进城做生意发财的，在镇上、县城买房子的，他金贵已是大大落伍了。这种落伍渐渐让他有一种在人前抬不起头来的感觉，连他70多岁的老丈母娘有一次都用拐棍戳着地数落他：“金贵啊金贵，你跟花花不缺胳膊不少腿，怎么就比不上人家，啥时候也到镇上去买一套房子，就是砸锅卖铁也要争下这口气啊！”

金贵本来还想忍一忍，但孙亚芹这一扯花花的头皮，他觉得再也忍不下去了。明年他必须在镇上买上一块地皮，也盖上个三层楼四层楼的，气气村里那帮势利眼们！他决定一过完年就出去打工，趁自己的身板还硬朗，赶快把盖房子的钱给挣上来。最重要的是，明年女儿玉杏要大学毕业拿工资了，家里又多了个挣钱手，盖房子的钱这两年就能凑齐，到时候看谁敢小瞧他金贵！

头脑里翻腾这些念头的时候，金贵的脚已经不知不觉地走上了一个斜坡。坡上是两间平房，门前的空地上堆了许多拾掇整齐的木柴。李木栓正在用一把斧子哼哧哼哧地劈着柴。他手中那把不时举起又落下的斧头，锋利的斧刃在阳光的反射下一闪一闪的，晃得金贵有些眼晕。在肚子里操练了好几遍近乎义正词严的斥责一句还没出口，他的心在这把闪着寒光的斧子的挥